

十三經古註
下

【明】金蟠 葛燾 編校
山東省圖書館 整理

齊魯書社

十三經古註

【明】金蟠 葛肅 編校
山東省圖書館 整理

齊魯書社

山東省立
圖書館
收海源閣
書籍之章

春秋左傳卷十八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皇明後學東吳葛龜較訂

襄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泚盟秦伯車如晉泚盟伯車秦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其康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鄭會公侯皆應與方貞宋何成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成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駮邦角反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辨君以殺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辨君以殺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辨君以殺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

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將可乎哉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 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也○說音悅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 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圖棋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衰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終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室 永懷堂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係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

入子員欲使晉秦命行入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

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二 承懷堂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

於吾臣之所爭者大暴蒲上反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

治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甲乎後則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不敬奴強命之敬奴獻公及

強其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

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

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遠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瓊走從近闕出遂行從近闕出告右宰

穀甯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試割天下誰畜之畜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算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若不

已死無日矣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支子在

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焉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三 承懷堂

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

次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

太子角子叔則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

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也林父事則而循入義可以退唯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

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謂推竟音境領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

公闢文子答甯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居者。出謂竹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

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殖綽伐

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純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

不如。厲惡遂從衛師，敗之圍。蒯威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雍鉏

孫氏復愬于晉。

春秋左傳 卷大 襄公 四 永懷堂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

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

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子之，乃受

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

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正於伯州犂。

正曲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城父之縣尹也，誰獲

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印董父楚人

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

春秋左傳 卷大 襄公 五 永懷堂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然。受楚獻功，大各也以貨若曰：拜君之勤，鄭

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

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造使執幣用子產辭乃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城田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城田姓，以名城，取西六十

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

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晉人執甯喜，壯宮

遺使女齊，以先歸。其弒君，伐孫氏也遺正宮括之。子女齊，司

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齊

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

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國景子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小雅言

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小雅言

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詩

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詩

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

之繁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

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蒙蕭緇衣二詩

辭異二君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

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春秋左傳卷六襄公六永懷堂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轡之

柔矣逆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

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

眾入猶謂晉為臣執君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巴

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長氏也

也子西公孫夏驪氏也子產公孫儀國氏也伯有良霄長氏也

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

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孫去疾也子罕公孫喜也子駟公孫驪也

子國公孫發也子孔公孫嘉也子游公孫儀也子豐也子印也

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

也七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之平公共共姬與

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寤

佐貌惡而心順天子瘞美而狠貌美而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上已有狄復發傳者中開有初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音扶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

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

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而驛告公驛馳曰大子將為

春秋左傳卷六襄公七永懷堂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

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過期乃縊

而死佐為太子公裕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

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

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王

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闕左師諫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辭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

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伍舉子晉祖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後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入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入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入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逆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服故命為下國所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

春秋左傳

卷八

永懷堂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入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

賁而憚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賜也酒食賜下無不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不舉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宛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

而還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麗力馳反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音邑○鄙許大反又越

六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在成十一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鬼乘簡標

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直觀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成十一年

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楚

年楚人討陳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不能救彭城晉救五

故殺令尹子辛子靈亦

春秋左傳

卷八

永懷堂

賁而憚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賜也酒食賜下無不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不舉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宛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麗力馳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音邑○鄙許大反又越六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在成十一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鬼乘簡標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直觀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成十一年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楚年楚人討陳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不能救彭城晉救五故殺令尹子辛子靈亦

臣不使得取夏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為謀王扞禦非

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

反又子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

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音苗○貞扶云反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楚長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若塞井

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

謂簡易兵倘欲令楚貪已不復顧范樂佐之易行

中行二郤必克二稷將上稷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十 承懷堂

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冷此三人分良以攻吾乃四萃於其

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也吳

楚之間謂火滅為燬燬之間謂火滅為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

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

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

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

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曰師

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

月楚子伐鄭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遲快夫小

人之性屢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若何從之蹀助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蹀勇子展說

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隋其城南里鄭邑○說涉於樂氏

樂氏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涉汝

水南歸○縣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十一 承懷堂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攝士時事四

敢斥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

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

廩丘縣今廩丘縣所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

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治羊角城是介于其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

有大雨自其簷雨故水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鯁實使之納君遂出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消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不

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想乎從

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

已出欲仕無所自想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縗細而希非

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

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弗

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僕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

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復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蠹蠹害物小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

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由

承懷堂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詞馬置折俎禮也折俎禮節折升之於俎各卿享其

之事難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

武叔何因享以會多文辭武叔何因享以會多文辭

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後武遺盈如楚丙

辰邾悼公至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晉楚齊秦四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

皆盟以齊言子皆公子黑肱素要齊其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

象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相晉楚各處其偏晉楚其伯夙謂趙孟伯夙伯夙楚氛甚惡懼難

有藥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當在宋北東頭為

急可左迴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入衷甲甲在衷欲

伯

伯

伯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由

承懷堂

州卒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州楚告

人曰今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以立志察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子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賂也○若合諸侯之卿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難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

不食言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季懷堂

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

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毋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稱單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李武子使謂叔孫以

公命曰視邾滕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公命以救之既而齊

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專政於國晉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我晉楚爭

先手先約宜崇大順以順晉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

先手先約宜崇大順以順晉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

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小國主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有

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

飲大夫酒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數

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趙孟曰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信於鬼神無愧辭說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季懷堂

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謂文襄子木又語王曰宣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石從二子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既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下憂心仲仲亦既見止

于仲初忠反降戶江反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

降故可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

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趙孟曰牀第之言

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鴻順倫反賁賁奔趙孟曰牀第之言

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鴻順倫反賁賁奔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實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

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第四章。蕭肅。謝成之。此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為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為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為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孟於召伯。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詩。小雅。孟於召伯。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孟於召伯。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象。唐詩。卒章。孟於召伯。

上而公怨之。以為膏藥。膏。謂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偏賦。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則。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諫。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

恤我。我其收之。也。收。取。也。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

齊崔杼生戚及彊而寡。也。長。息。浪。反。聚。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樂無咎。無咎。樂。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

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室。宗室。宗廟所在。

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慶。封。曰。彼

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君。謂。齊。莊。公。君。謂。齊。莊。公。君。謂。齊。莊。公。

崔之薄。慶之厚也。慶。專。權。他。日。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嵬。殺。東。郭。偃。樂。無。咎。於。崔。氏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嵬。殺。東。郭。偃。樂。無。咎。於。崔。氏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嵬。殺。東。郭。偃。樂。無。咎。於。崔。氏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嵬。殺。東。郭。偃。樂。無。咎。於。崔。氏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嵬。殺。東。郭。偃。樂。無。咎。於。崔。氏

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

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執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

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嬰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墮其宮而守之堞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

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嬰復命於

崔子且御而歸之嬰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崔明

夜啓諸大墓開先人之墓以穢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楚遠罷如晉泄盟罷令尹子旗殺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

春秋左傳卷六襄公 辛 承懷堂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薄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

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賁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

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

十一月今之九月斗常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又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石惡之黨書名惡之○惡之爲路反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者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

春秋左傳卷六襄公 壬 承懷堂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談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

戊言之明年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甚傳乃詳其事董叔曰天道多在兩其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

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夫亥

以有時留陰不堪陽時留無水也盛陰用事而溫蛇乘龍蛇乘龍

武之

神龜鄭
大夫。歲暮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者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容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其禍。衡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鴉火羽尾則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神龜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存。○帑音奴。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

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祭。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

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

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孟 孟懷堂

人無怠於德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本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者市志反。則以

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實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遷也。數日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卦。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

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娶。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祭言王何而反之

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殺莊公祭使執寢戈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公膳曰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饗人竊更。

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鶩音木去起呂反泊其器反。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

蒲癸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

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粟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

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音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孟 孟懷堂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籛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于萊陳無字從丙辰

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

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

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子。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

無悛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

我舟發梁我殘壞也。不欲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姜癸妻。欲殺姜曰夫子愆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天子謂癸曰諾十一月乙亥葬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

為祭為祭慶裏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

釋甲束馬束紂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名優在樂高

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子尾抽柄擊扉三

也扉門闔也以柄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三 承懷堂

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費費屋棟。初七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言其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

為亂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

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

克反陳于獄獄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光鑑展莊叔見之魯大曰車甚澤人必瘳宜其亡也叔

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穆子不

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

慶封慶封聚其族焉

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

而殲旃殲盡也。殲之也。為昭四年

癸已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

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及其邑焉反還與晏子邾

殿其鄙六十邾殿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弗受子尾曰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三 承懷堂

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遷移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

利皆人之所欲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嫚黜猶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嬰于北

克釋放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

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

故必故必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吾獻其楛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戊戌朔乙亥誤○桓其救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著丁略反。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鄭城，西入洧，迨音旺，勞力報反。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真諸宗室，廟。李蘭尸之敬也。

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過。過，遠也。飢寒之不恤，謹遵其後。過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

春秋左傳卷十九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關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

春秋左傳卷十九 襄公

閔秋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